

說部叢書
集編四十一
第十八二

歷史小說

卷下

法宮秘史後編

上
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歷史
小說

曾宗聖譯

希臘興亡記

定價
二角

是書敍古代希臘國中各小邦興滅存亡及互相吞併爭戰事自紀元前二千年起至紀元時希臘爲羅馬所滅亡其間或徵諸史傳或採諸謠謠或見諸詩人詠歎者皆確有攷據當作希臘古史讀不當僅作小說觀也

著原著者
人譯述者
發行人
印 刷 人
印 刷 所

(法宮祕史後編一冊)
(每部定價大洋壹元貳角)

戊申年三月廿五日印刷
中華民國四年九月廿七日再版發行

上海棋盤街中市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鮑咸模昌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長沙 安慶 蘭州 潮州 桂林 雲南 漢口 香港
福州 廣州 南京 南昌 杭州 蘭谿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龍江 吉林 長春
西安 太原 濟南 開封 成都 重慶 漢口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法宮祕史後編卷下

第一百五回 羅連報復

再說奧林斯公爵看見羅連回來。很高興。問道。你怎樣回來的。他們說你沒得下落。這是真的麼。羅連道。公爺是眞的。公爺道。大約是你的怪脾氣。羅連道。倒不是的。我對待公爺那裏敢這樣無禮。公爺道。你再不要提這箇禮字。你是全不懂的。你爲什麼走開的。羅連道。我因爲公爺這裏用不着我。公爺道。這是怎麼講。羅連道。公爺身邊。很有能同公爺解悶的人。我敵不過他們。只好走開。公爺道。你說的話。太無禮。你敵誰不過。吉士麼。羅連道。我只好不提名字。公爺道。胡說。我曉得你說的是吉士。羅連道。我並沒說是誰。請公爺也不要追問我。公爺是曉得的。吉士是我的朋友。公爺道。到底是誰。羅連道。我再求公爺不要追問我。羅連原曉得公爺的脾氣。越不告訴他。他越是要問的。公爺道。我還是不滿意。你到底爲什麼事走開。羅連道。也罷。我告訴你。但是你聽我說的話。不要生氣。我只覺得有人不喜歡我。公爺道。是誰。羅

連道。公爺夫人。公爺道。怎樣的不喜歡。羅連道。很容易解說的。大約因為公爺待我好。故此公爺夫人喫醋不願意。公爺道。怎麼樣喫醋。羅連道。我很留心的。夫人有好幾天沒對我說一句話。公爺道。你幾時看出來的。羅連道。自從夫人喜歡吉士時。見他之後就不理我。公爺聽了滿面怒容。說道。你說是夫人時時見他麼。你說話要小心。羅連道。我曉得的。我說出來。你是不高興的。公爺道。我並不是生氣。不過你說得太過火了。夫人怎樣喜歡吉士。不喜歡你。羅連鞠躬道。我只好不再說了。公爺道。我要追究到底。你如果因為這事走開。你一定是很喫醋了。羅連道。有戀愛纔喫醋。公爺現在不是喫醋麼。假使你看見有人留戀在夫人身邊。夫人待他是特別的好。你看見了難道不生氣麼。交朋友也是一樣。公爺不是當我是箇朋友看待麼。公爺道。是的。但是你剛纔用的字眼我不許你用。羅連道。什麼字眼。公爺道。你剛纔不是說特別兩箇字。你是什麼意思。羅連道。這是很易解說的。譬如說的話。有一箇丈夫。看見他的老婆同一箇人。要好那箇人常常的跟住這箇女人。不離左右的女人坐。

馬車。他就騎馬在車旁伴着兩箇人常常的在一處說私話。那箇人掛的帶子顏色是同女人戴的花相配。兩箇人常常在一處頑音樂。常常的兩箇人在一處喫晚飯。面對面的做祕密談。這兩箇人談得熱鬧的時候。丈夫來了。登時不響。這箇人向來是不理那箇丈夫的。現在却十分的敷衍他……公爺道。你往下說。羅連道。倘若有這種樣的情形。怪不得爲丈夫的喫醋。不過我並不是說公爺。公爺很有點難爲情。停了一會。說道。你還沒告訴我。你爲什麼走開。你剛纔說是用不着你。你還說新夫人喜歡吉士。不喜歡你。羅連道。我沒這樣說。公爺道。你說的。羅連道。即使是我說了。我並無惡意。公爺道。你大約是看見點情形。羅連道。公爺這樣問我。倒叫我左右爲難。公爺道。你只管把實在情形告訴我。羅連道。我向來是說實話的。不過我聽別人說的話。不便再說。公爺道。原來有人對你說的。那人是誰。羅連做出不高興的樣子。說道。你爲什麼用審訊犯人的法子。對待我。凡是箇君子。都不該聽旁人的閒話。公爺不要聽謠言。公爺生氣道。怪不得你走開了。羅連道。外人說吉士太留戀夫人。是

有的。但是。都不甚要緊。同公爺不相干。公爺不必理會罷。公爺道。夫人的名字。同吉士纏在一塊。還說同我不相干。羅連道。吉士留戀夫人。是光明正大的。我剛纔對你說的話。當着他們兩位的面。我也可以說的。我只怕人家說我喫吉士的醋。其實不對。爲的公爺向來待我很好。我不願意傷了交情。夫人特別的同你身邊一箇人要好。那箇人的相貌原生得俊俏。確能動人。夫人的勢力是很大的。難保公爺不爲夫人所動。將來公爺就要把身邊的朋友待得冷淡了。你雖然待我好。難保不久也要丟開我。我那時自然是要難過的。夫人待我不好。已經歎受的了。倘若公爺也丟開去。我怎麼樣好呢。我很羨慕吉士的運氣好。我只好走開。讓他難道。你還怪我麼。公爺聽了。兩手托腮。想了好一會。後來擡頭說道。來罷。你開誠布公的對我說。羅連道。我向來是開誠布公的。公爺道。很好。你還記得巴金汗在這裏的時候。我們所看見的情形麼。羅連道。公爺。我望你不要說。夫人放蕩。倘若你要說這樣的話。我不能聽。你說的難道你當真疑心新夫人麼。公爺道。不是的。我並不這樣說。但是我覺得：

羅連道。巴金汗是箇獸子。公爺道。不是你勸我防這箇獸子的麼。羅連道。不是我。是吉士勸你的。公爺不要弄錯了。公爺道。是的。但是你也對我說過。喫醋的原是吉士。羅連道。無疑的了。却也難怪。最可寶貴的利益如何不爭。公爺道。這是怎麼講。羅連道。我不過說是。他不肯丢了公爺府裏的好差使。公爺道。我從前說巴金汗的行爲很不堪。現在吉士的行爲。也要叫人說閒話。羅連道。並沒人評論吉士的行爲。請你還是讓我走開。你不要引我說出話來。令你疑心到夫人。夫人聽了。是不饒我的。公爺道。譬如你做我的話。你怎樣辦。羅連道。我只好隨他們不再提這件事。公爺道。讓我自己想想。羅連道。是的。凡事不要鹵莽。我剛纔對你那樣說。原是不想丢了你的交情。你既然安慰我。叫我不必害怕。我現在很滿意了。我原無他意。公爺聳聳肩。其意若曰。你沒得意思。我却有許多主意。到了這箇時候。正要開飯。公爺打發人去告訴夫人。那箇人回來說道。夫人不出來。在自己房裏喫。公爺道。這不是我的錯。他們今早非常之快樂。是我喫醋。把他們打散了。故此夫人生氣。羅連歎口氣道。我們

只好自己喫。爲什麼吉士不來。公爺道。吉士的脾氣是好的。他不會久生氣的。羅連忽然想出一箇好主意。說道。我想起來了。我去找吉士來。公爺道。很好。羅連道。公爺有點詫異的意思。公爺道。你自己也曉得的。你向來不是這樣好說話的。羅連道。不管怎樣。請你略等一等。我去找他。公爺道。很好。你去罷。我趁這箇時候去試試我的新衣服。於是羅連走了。分付家人各處去找吉士。却把一箇心腹家人喊到房裏。說道。你去打聽。吉士是否在公爺夫人房裏。你辦得來麼。家人道。容易得很。我只要問梅力康。我看吉士此時不在宮裏。因爲他的家人都走了。羅連道。你只管去打聽。回來告訴我。家人出去。過了十分鐘。回來對主人使眼色。把羅連領到樓下一間房子。羅連問道。你鬼鬼祟祟的做什麼。家人道。你看。羅連道。看那裏。家人道。看花園栗樹下。羅連道。我只看見滿尼甘。他在那裏等誰。家人道。一會就看見了。你看。羅連道。我只看見幾箇樂工。後頭跟的是吉士。他在這裏幹什麼。家人道。他等樂工。開門進去。就是女伴們的房子。再過去。就是公爺夫人的房子。吉士陪夫人喫飯。樂工們奏樂。

羅連道。誰告訴你的。家人道。梅力康告訴我的。羅連道。他是你的朋友麼。家人道。他是很佩服公爺的。要在公爺手下當差。羅連道。我把他薦給公爺。隨卽拿出一百畢士度給家人說道。這是賞你的。家人道。多謝主人。你看小門開了。有箇年輕女人請樂工進去。羅連道。這是孟小姐。家人道。不要說得太響。恐怕梅力康聽見。梅力康很戀愛孟小姐。羅連道。你要記得。我算是沒看見什麼。家人說道。我算是並沒得錢。隨卽把那一百畢士度放在袋裏。羅連曉得吉士的確到了夫人房裏。纔走回去。看見公爺穿了新衣服。果然好看。公爺自己樂的了不得。羅連又極力恭維他。說道。王上拿太陽當自己的徽章。我看只有公爺一箇人比得上太陽。公爺聽了很高興。問道。吉士在那裏。羅連道。他走得無影無蹤。大約他因為你生氣走了。他不在自己房裏。公爺道。大約是跑回鄉下了。可憐見的。我們打發人去請他來。我們喫飯罷。羅連道。我有箇意主。公爺道。什麼主意。羅連道。你說夫人同你生氣。不爲無因。你該先下氣。纔是。你爲什麼不去陪夫人喫飯。公爺道。這却使不得。這樣一來。豈不是乾綱不振。

了嗎。羅連道。不然。你若是先下氣。更顯得你的脾氣好。度量大。夫人一箇人喫飯。是怪寂寞的。也許現時在那裏哭。也難說。做丈夫的。不該叫老婆哭。我們去安慰他罷。公爺道。我已經分付在這裏開飯了。羅連道。我陪你喫飯。你也是很沒趣的。我想起來。夫人一箇人在房裏獨坐。心裏很難過。我曉得的。你雖然裝出無情的樣子。你不久就要起首長嗟短歎的了。我們去罷。出其不意。探望夫人一趟。今早的事。原是你不是。公爺道。也許是的。羅連道。無疑的了。公爺道。羅連。你出的主意不好。羅連道。不然。你不久就要曉得。我的主意並不錯。你打扮起來。實在好看。夫人見了。不曉得幾多喜歡你。我們走罷。公爺道。也好。我們就去。公爺先行。羅連落後。低聲告訴心腹家人道。你先去把守小門。不許放一箇人出來。於是跟着公爺走到了前廳。家人要進去通報。被羅連攔住。

第一百六回 奧林斯恨吉士
再說。公爵夫人喫飯的時候。聽見奏音樂。就站起來。離了飯桌。同吉士兩箇人跳舞。

吉士是樂不可支。伸手屈膝。眼睛半閉。在那裏跳舞。夫人的神氣。同吉士一樣。常常的斜了眼看吉士。又對他微笑。孟小姐做旁觀。拉小姐坐在一隅想心思。夫人同吉士兩箇人跳舞得落花流水。兩箇人此時是彷彿已經到了極樂世界。公爺忽然闖進去。看見兩箇人跳舞。那時心裏的情形。同臉上的神氣。實在非筆墨所能形容。那兩箇跳舞的人。看見公爺進來。立刻停住了。一言不發。羅連靠住門。站在那裏偷笑。公爺聲音抖抖的說道。我看見你們如此快樂。我心裏很高興。吉士。我向來不曉得你如此喜歡跳舞。回頭對夫人說道。夫人。你往後有跳舞的局面。我求你務必請我。我覺得無人理我。很寂寞的。吉士定一定神。走過來說道。公爺曉得。我是很願意替公爺出力的。公爺要我死。我是肯死的。今天只請我跳舞。我只好跳舞。公爺道。這是應該的。對夫人說道。夫人。你爲什麼把陪伴我的人弄來。你倘若要自己開心。你有女伴。倘若我要自己開心。我有我的人。夫人聽了。自然有點不安。滿臉通紅。答道。我從前不曉得。我到了法國宮闈來。是要拿土耳其對待女人的法子待我的。我也不

曉得是不許我同男人周旋的。你只要分付下來。我是能遵守的。你若是要在我的窗子加鐵條。也可以的。吉士同孟小姐聽了。微笑。公爺聽了。却大生其氣。說道。也罷。原來我在我自己家裏。你是這樣待我的麼。羅連裝出要作和事老的神氣。說道。爵爺。爵爺拉了羅連的手。說道。我們走罷。到了自己房裏。公爺是怒不可支。羅連兩手交胸。一言不發。公爺問道。你看這件事情怎麼樣。羅連道。我看這件事體。關係很大。公爺道。我見直的是受不來。羅連道。原是不幸得很。我們原以爲巴金汗走了。從此可以太平。誰曉得還有今日。公爺道。這一趟的事更不好。羅連道。我却不這樣說。公爺道。巴金汗是不敢這樣明目張膽的。裝病在自己房裏喫。偷偷的跳舞。真是豈有此理。羅連道。並不是這箇樣。公爺道。是的。我不再受這種氣。羅連道。恐怕許多人說閒話。公爺道。他們一點都不顧我。我還怕什麼閒話。你在這裏暫等。等我回來。公爺跑出去。間內侍。母后從教堂曾否回來。且說。太后因爲國內的百姓。同王上的感情很好。賦稅興旺。小兒子又娶了老婆。自己心裏倒很高興。忽然腓立走進來。先

關了門。喊道。我特爲來告訴母親。現在那種情形。我實在受不來。太后看看他。很疼愛的。說道。你說的是什麼事。公爺道。我說的是夫人。太后道。又說你的老婆。大約那箇瘋子巴金汗。寫了一封告別的信給夫人。公爺道。你以爲我還是爲巴金汗煩心麼。太后道。你從前是很爲巴金汗煩心。公爺道。並不是爲他。夫人找了巴金汗的替身了。太后道。腓立。你說話要小心。公爺道。夫人又叫我生氣。太后道。現在這一趟又是誰。公爺道。母親總看見吉士常在夫人身邊。太后聽了。拍掌大笑。說道。大約是你胡思亂想。不然。你是有了病了。公爺道。不管什麼。我是不能再受的了。太后道。看你這種情形。不能同你講理的。勸你不要喫醋。也是枉然。你又是說你的一番道理。公爺停了一會。說道。我把情形告訴你。你自然就相信。太后道。你所說的話。是難令人相信的。因爲喫醋人的眼睛看事體。是不同的。公爺道。既然這樣。我何必再說。不如走罷。太后道。腓立。我不過勸你不要無理取鬧。你不要把老婆看是箇沒道理無恥的人。公爺道。我把情形告訴母親。今早十點鐘。夫人招了一班人在房裏奏樂。太后

道。這是無礙的。公爺道。吉士同夫人在一處說私話。我還要告訴母親。吉士是永遠不離夫人左右。有一箇禮拜了。太后道。他們若是有什麼要緊的事。是不會這樣明目張膽的。公爺道。我曉得。你一定是這樣說。請你再聽。今早我出其不意的。闖進去。我對他們說了。我很不以他們的舉動爲然。太后道。我看你是說得太過了。少年女人是不肯受的。你太嚴厲了。反不好。公爺道。我還沒說完。母親剛纔說。是說得太過了。又說他們明目張膽是無礙的。太后道。我是這樣說。公爺道。我原以爲早上的話。說得太重了。吉士生氣。躲自己房裏不出來。我因爲他不出來。我去探望夫人。誰知他們兩箇人。又弄音樂。又跳舞。全不給我曉得。你聽了。又是不相信的。太后縉眉說道。他們很獸氣。你老婆說什麼。公爺道。沒說什麼。太后道。吉士說什麼。公爺道。也沒說什麼。嘴裏不曉得唧咕些什麼。太后道。腓立。你看怎麼樣呢。公爺道。我看巴金汗還是冤枉的。眞的罪人是吉士。太后聳肩道。你打算怎麼樣呢。公爺道。我先把吉士閼走了。把這件事對王上說。除非……太后道。除非什麼。公爺道。除非你替我辦。

了。我自然不動手。母親向來最能辦這種事。太后道。膀立。我不來。公爺道。爲什麼。太后道。膀立。你聽着。我不能常常干預你們的家事。假使我干預太過。少年人是不聽我勸的了。況且吉士並無過犯的憑據。公爺道。我很討厭他。太后道。那是有的。公爺道。我自有辦法。太后有點不安。問道。你打算怎麼樣辦法。公爺道。倘若我再碰見他在夫人房裏。我把他摔在大浴桶裏。把他淹死了。膀立以爲這樣說。他母親聽了一定害怕。誰知不然。太后只說道。這箇辦法。只好請你照辦罷。膀立聽了。大生氣。說道。我的事沒得一箇人管。連我自己的母親也不來管。太后道。母親比你明白。不肯亂做。勸你。你不聽。只好不管。公爺道。我立刻去找王上。太后道。我也是這樣想。我看王上快要到我這裏來。你何妨等他來。告訴他。話纔說完。膀立聽見前廳有脚步響。認得是王上。膀立有點害怕。另外開了一扇門。溜了。留下他母親對王上說。太后不覺得好笑。王上走進來的時候。還沒笑完。王上進來。先同母親請安。隨後說到芳田浦大宴會的事。看見太后微笑。心裏很高興。問母親笑什麼。太后拉住王上的手。說道。

我自己是箇西班牙人。我覺得很名貴的。王上問道。這是怎麼講。太后道。西班牙女人比英國女人好。王上道。請母親解說。太后道。你從娶親到如今。沒得不喜歡王后有意思。王上道。自然。太后道。你過了娶親的日子許久了。你的兄弟娶親不過半箇月。倒跑來兩趟。同我說新娘子不好。王上道。不是兩趟都爲的是巴金汗麼。太后道。第二趟是說吉士。王上道。新娘子是箇風流跌蕩的。太后道。那是有的。王上大笑。說道。我也有點替兄弟發愁。太后道。你看新娘子沒得什麼大毛病。王上道。我看沒得什麼。新娘子並不是沒良心的人。太后道。是的。但是你的兄弟看新娘子的舉動。很生氣。還要把吉士淹死。王上道。這未免太過了。太后道。並不是說笑話。他很認真的。生氣的了不得。我們總要想法子。王上道。母親的意思是要救吉士。不讓他淹死。太后道。假使你的兄弟曉得你取笑他。他是要同你作對的。如同當日你的伯叔同你父親作對一樣。王上道。那是不能的。我們兄弟是很親愛的。萬不會相反對的。但是他的意思。要我怎樣辦。太后道。他要你設法。叫新娘子不要同人調情。叫吉士不要

太親近新娘子。王上道。不過怎樣麼。大約我的兄弟。以爲教管不安分的老婆。是王上該做的事。太后道。你打算怎麼樣。王上道。吉士是箇明白人。只要一句話就彀。太后道。你打算怎樣對待這位英國公主。王上道。這却很有點爲難。我只好安安靜靜的坐下。先把一番規勸的話寫好了。慢慢的對他講。彷彿要同教堂裏教士講經一樣。太后道。你那裏有這箇閒工夫呢。王上道。我立刻就去想法。我們今晚演習跳舞。太后道。難道你當着跳舞的時候。教訓你的弟婦麼。王上道。是的。太后道。你拿話去勸他麼。王上道。我要勸到他聽。不然。我就要下辣手。太后道。很好。不過你不要提我的名字。不然。他要恨我的。我們婆媳之間。不要失和。王上道。母親請放心。我是王上。我擔責任。我看還是不如我到他房裏勸他的好。太后道。你去原是很好。不過是小題大做了。王上道。要去教訓人。還是莊重的好。跳舞的時候。被音樂攬擾。倒是不好。況且我恐怕小兄弟性急。鬧出什麼亂子來。我還是趕快去罷。你看公主在房裏麼。太后道。我看此時他在房裏。王上道。公爺不高興的是那幾件事。太后道。他嫌音樂